



論衡卷第二十八

漢王充著

正說篇

書解篇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
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
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
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
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昭篇

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

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

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

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鼯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

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

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記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以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

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

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

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
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
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
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
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
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
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
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
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

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
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
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
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
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
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
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
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也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三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

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二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春秋左氏傳公十有七年冬十月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羨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

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
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
主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
依違作意以見竒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
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
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
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

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
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
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
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
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
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
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
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

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
家太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
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
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
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亦入之而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
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子
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
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

觀試精耀相灼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
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
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
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
言我其試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
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
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

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
正是誠而不存曲拆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
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
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
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
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
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
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
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
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眩者
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
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
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
猛毛蚡蚠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
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

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
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
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
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竒文在其手張良當
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
故出書竹帛所記怪竒之物不出潢沔物以文為表
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竒
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
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
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
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亾學傳於後文儒
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
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
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
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
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
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

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
者為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
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
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
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
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
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
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塵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

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
怵怵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
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
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
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
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
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籍答曰文王日昃不暇
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而
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疎不可

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骨髓豈爲間作不暇日哉
感僞起妄源流氣丞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
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
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
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
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器頑之人
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
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
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竒有無所因無有不

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蓋竒有無所因無有不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
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竒其材已極
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繁解輔傾寧危非
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
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
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
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
政渣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

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
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
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
蚌彈雀則失鵠射鵠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
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
蚌捨鵠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攻
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
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
旣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

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
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
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
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
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
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
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
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
斯如竒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

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
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其文爲世所入而不可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遠聖人
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
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况遠聖從
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
而施行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
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

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又經須而解故謂之
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豈是
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
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
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
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
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
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
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

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
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
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
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驩禮待
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
興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
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
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
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

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九

漢會稽王充著

明新安程榮校

案書篇

對作篇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
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
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
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

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猶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

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
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瀆洋無涯其文少
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材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
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
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一作威敵公賞罰
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
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
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
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

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
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
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
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
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
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主
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
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

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
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
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南曉也夫致旱者
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
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
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
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
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
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

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
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
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雩
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文此下其言亦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
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
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
北方三家尚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
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

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竒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

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亦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稽道德政治可加夷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騶與衆馬絕跡或蹈騶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騶者與騶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

君山終不同於三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
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
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三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
非之四難相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
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
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
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
沌解決龍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
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

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
也天俗好珍古不譽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
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
古人賢今人也按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
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
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
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組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
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
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

終傳教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
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北以觀好其美其也當今
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乎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
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
私同門雲鋪共朝觀竒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
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竒無已故竒名
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
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
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漢論之美與春秋會一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
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
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
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
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
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
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
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

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蒯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

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竒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機世俗世俗之性好竒怪之語說虛

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
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一作盛溢之語
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
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
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
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
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
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

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
吾心所能忍哉衛驟乘者越職而呼車側怛發心恐
主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驟乘者同一心
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胷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
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
故爲論衡文露而百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
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
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
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

實得則止教從矣莫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
虛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純誠一作

純厚之化以率矣

谷問之其人而論其與如非也無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
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
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
謂述矣桓山君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
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
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

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
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
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
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
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
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書奏記
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冢臆
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
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歎穎川汝南民流四散聖

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
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
起盜賊沉酒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
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
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
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
永之章論衡政務同命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
之造漢家尤多陽成于張作樂揚子雲造玄二經發

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
漢朝不譏况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
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
祖經章句之說先師竒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
傳俗傳蔽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
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
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
刑是之誅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旣過
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

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漬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

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

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
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
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
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
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
恢國驗符盛衰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
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第二十九

終

論衡卷第三十

漢以會稽王充著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
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
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
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為怨讎所擒

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
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祖世任氣至蒙
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執凌人未復與豪家丁伯
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
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
不肯誦竒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
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
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
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旣成辭師受

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
衆竒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
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
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
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
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從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微名
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
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
能釋人之太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

勉以行操爲基耻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
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
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
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
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
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
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
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汜結俗
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
其人或曰有良材竒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
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
宜爲人所缺旣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荅曰不清
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
多口爲人所陷盖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
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
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
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

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為故時進意不
為豐時退志不為虧不憊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
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
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均吉凶而一敗成遭十
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蓋不具士效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
不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為縣吏無所擇
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
世何效放荅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

避矣為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說豫
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
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自不惡位之不遷
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
為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
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
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
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

以俗言或譴謂之淺巷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胃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固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甌歟制貂狐之裘以取新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葵韭

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鷄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旣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

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

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荅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胷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蒺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

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
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
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
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
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
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
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
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
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

公筆辯以荻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
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
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
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
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
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
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
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
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

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
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
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
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
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
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猶舊守雅諷習
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
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

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
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
爲不好堯舜之典五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
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
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
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
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
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頌無不爲今漢書趙主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

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
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
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
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
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
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荅曰夫養實者不育華
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
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
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

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稍
穀千鍾糠皮大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
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
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
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
貴也夫貴故得縣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
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旣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
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瓌文給甘

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
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荅曰飾
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
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
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
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
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
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
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

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
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
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
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
多者不為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為神荅曰有是言也
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
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累
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

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
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
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
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
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經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
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
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
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
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
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
蠶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
宦耦合身容說訥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
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
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
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迹
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
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

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
竒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
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
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
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
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
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
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
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

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
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減德汪濊而淵
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瀹一有窟字而泉
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
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
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
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
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

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為妖變安得寶
斯文而多賢荅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
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
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
而嘉禾有舊根也屈竒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
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
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
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
達毋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榜榜讀為妨竒人鯨

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繫全顏路庸固回
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栢
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
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
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
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
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

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
服藥引導庶異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
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
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為土灰上自黃唐下臻
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
之開幻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虎林郁文瑞書

論衡卷第三十



論衡後序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
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
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
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
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墻壁
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
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
增虛誥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
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
為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
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為談助故時人

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
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
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郎來守會稽
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
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
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
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為備用作意林者

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徃徃自守
書櫝為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踳駁
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
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
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
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
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

秉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
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
余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畧經脩改尚
互有闕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
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
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
以少錯者為主然後互質疑謬以造本

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
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
存之又為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
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躔而
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
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為談助才進
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

之士能無祕玩乎即募工刊印庶傳不
泯有益學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
徒待搜之然後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
益也時

聖宋慶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
楊文昌題序

了

謝文昌題

聖宋德風五月二十七日

蓋

其

其

其



